

萧盛 著

大秦宣太后

芈氏传奇

MI SHI CHUAN QI

她是秦始皇的高祖母，是历史上第一个临朝执政的太后

她执掌大秦四十多年，把大秦从纷乱中摆平，
把弱秦变成强秦，为大秦一统天下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大秦宣太后

芈氏传奇

MI SHI CHUAN QI

萧盛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秦宣太后：芈氏传奇 / 萧盛著. —北京：
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14. 4
ISBN 978—7—5115—2547—5

I. ①大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皇太后—传记—中国—
秦代 IV. ①K827=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1116 号

书 名：大秦宣太后：芈氏传奇
作 者：萧 盛

出 版 人：董 伟
责任编辑：王琳琳
封面设计：汪要军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：100733

发行热线：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：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：(010) 65369528

网 址：www.peopledailypress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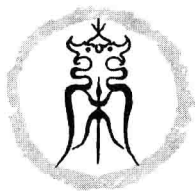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：390 千字

印 张：22

印 次：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—7—5115—2547—5

定 价：39.90 元



引 子

战国，并非指某个国家，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，一个群雄并起、百家争鸣，让人热血沸腾的火一般的时代。

在那个大乱之世，各国、各家、各派人才辈出，苏秦、张仪纵横列国，白起、司马错扬威疆场，庄子、孟子、屈原文盖后世，一个个闪光的名字，一场场著名的战役，光耀后世，彪炳千古！

公元前403年，周朝式微，三晋分家，周威烈王被迫承认魏、赵、韩三家诸侯，并立于天下。是时，一些兵权在握之輩，见魏、赵、韩可以割据为诸侯，纷纷擎旗自立，从此后，诸侯并起，列国共存，拉开了战国近两百年轰轰烈烈、跌宕起伏的诸侯争霸的序幕。

这就是战国，从公元前403年三晋分家开始，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。在这近两百年的历史洪流中，各国之间相互制衡，又相互吞食，弱肉强食，遵循着丛林法则，演绎着自春秋之后，最为残酷却又是最为公平的存亡胜败之规则。

《战国策》曰：“万乘之国七，千乘之国五，敌侔争权，盖为战国。”翻译成白话文后为：春秋之后，即周朝的后半期，拥有万数战车的国家有七个，拥有千数战车的国家有五个，这些国家相互争伐，就叫作战国。

实际上，在那战火纷飞、狼烟四起的战国，大大小小的国家何止数十个，若是加上北边的匈奴以及小国的话，应有二十多个，只不过在这众多的

诸侯国之中，以西边的嬴姓秦国，东边的田姓齐国，中原三晋（赵国、魏国、韩国），南边的半姓楚国，北边的姬姓燕国为最强，史称“战国七雄”。

秦宣太后生活在秦昭襄王时期。是时，历史的车轮已驶入战国中后期，这个时候的诸侯国遵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，经过不断地争伐、淘汰，经过一番弱肉强食之后，土地和财富落到了少数人手里，强者更强，弱者更弱，而剩下来的强者与强者之间，便如当今娱乐界的歌手比赛，进入了最后最残酷的争霸战，强强相逢，大国之间不得不面对最为惨烈的厮杀。

所谓乱世出英雄，人类的野性以及智慧在刀光剑影、生死存亡之中被发挥到了极致。战国七雄为了富国强兵，竞相变法改革，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中，魏国的李悝、楚国的吴起、秦国的商鞅等千古难寻之奇才，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，这些人张口一说，大手一挥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使农业、商业、交通快速发展，文化、思想、学术不断碰撞，在那如火如荼的时代里，他们创造了如火如荼的先秦文化，那些灿烂的文化亘古未有，冠绝古今！

秦国自秦孝公重用商鞅，大胆变法之后，到了秦惠文王时，在军事和经济等软硬实力上已然十分雄厚，被其他诸侯国称之为“虎狼之国”。然而这个时候，虽说魏、韩两国已逐渐势弱，但楚、齐两国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大国，他们的实力甚至强过了秦国。此外，燕、赵两国正厉兵秣马，变法图强，也逐渐成为秦国强劲的对手。

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，秦国在面对楚、齐两国的虎视眈眈，面对燕、赵两国造成的威胁，形势十分严峻。然此时距秦始皇横扫六合^①，统一全国还有上百年的时间，却在这时，出现了一位傲视群雄的女人，她便是号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的半氏，史称秦宣太后，为秦惠文王之妻，秦昭襄王之母，秦始皇之高祖母。

她辅佐秦昭襄王，在位四十余年，周旋于群雄之中，游弋在列国之间，从未吃过一次败仗，以一介女流之身，纵横在列国之中，左右着整个战国的时局，在那个血色的沸腾的时代，她的存在，为秦始皇扫六合、统天下夯实了基础。

我们的故事，说的便是秦宣太后跌宕起伏、轰轰烈烈的一生。她的一生经历了秦惠文王、秦武王、秦昭襄王三个朝代，她的一生几乎是战国中

① 六合：指合并六国。

后期的一个时代的缩影，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，也是亘古未有的冠绝古今的一位奇女子。

现在，历史的车轮进入了秦惠文王时代，那一年公孙衍游说合纵^①，发起了著名的五国相王^②事件，企图联合众多弱国，削弱强秦……

① 合纵：即合众弱以攻一强，把多个弱国联合起来，去抵抗一个强国，防止强国兼并。

② 五国相王：战国中期，魏国、赵国、韩国、燕国、中山国君主互相称王。



目 录

引 子	/ 001
第一章 机缘巧合， 芈氏入秦	
一、 芈氏大闹令尹府	/ 001
二、 张仪论时局， 楚廷斗群臣	/ 007
三、 一朝入秦宫， 宫闱深似海	/ 012
四、 芈氏封八子， 会盟遭暗算	/ 023
第二章 忍痛割爱， 入燕为质	
一、 患难逢胞弟， 谈笑寒敌胆	/ 034
二、 张仪罢相， 芈氏被冤	/ 042
三、 苏代合纵起兵燹， 嬴疾出关战修鱼	/ 051
四、 嬴荡征巴蜀， 张仪一欺楚怀王	/ 070
五、 蓝田决战， 芈氏获罪	/ 082
六、 张仪二欺楚怀王， 嬴驷驾崩撒人寰	/ 096

第三章 季君之乱， 嬴稷继位

- 一、周都举鼎，武王绝膑 / 108
- 二、权力真空，杀气漫咸阳 / 119
- 三、勇闯三关，鲜血铺起帝王路 / 125
- 四、嬴稷继位，芈氏尊太后 / 138

第四章 芈氏亲楚， 黄棘会盟

- 一、惠文后伏诛，楚怀王赴会 / 152
- 二、围魏救楚，宣太后铁腕集权 / 163
- 三、楚太子秦都杀人，宣太后兵指垂沙 / 172
- 四、唐昧死守垂沙，庄跻郢都叛乱 / 180

第五章 武关挟王， 计骗田文

- 一、芈戎欺楚战襄城，嬴稷用计骗怀王 / 187
- 二、武关扣楚君，章台胁怀王 / 196
- 三、昭襄王使计骗田文，孟尝君鸡鸣出函谷 / 200

第六章 函谷决战， 咸阳断魂

- 一、楼缓谋对三国，叶阳怒杀秦王 / 207
- 二、人永诀，城相破 / 212

第七章 兵指韩魏， 伊阙大战

- 一、嬴稷怒而伐韩，芈氏痛而失子 / 225
- 二、韩魏倾国而出，白起血洗伊阙 / 232
- 三、芈氏偶遇魏丑夫，嬴稷执意登帝位 / 242

第八章 五国伐秦， 甘泉情殇

- 一、秦王宜阳称帝，太后甘泉断情 / 249
- 二、芈氏朝堂论政，甘土闹市闯祸 / 265
- 三、大秦东出伐齐，苏秦车裂于市 / 281

第九章 战神入楚，屈原投江

- 一、魏冉强占定陶，秦赵澠池会盟 / 289
- 二、水淹鄢都沉尸十万，太后入楚屈原投江 / 299
- 三、范雎死里逃生，穰侯伐韩谋齐 / 305

第十章 范雎入秦， 芈氏放权

- 一、范雎入秦，昭王五跪得良相 / 315
- 二、固干弱枝，向寿中计获罪 / 325
- 三、秦国四贵归位，大秦太后殒命 / 333

后续：魏子坟前悲泣，萧盛再说太后 / 339



第一章 机缘巧合， 芈氏入秦

一、芈氏大闹令尹府

公元前 325 年秋，朔风飒飒，威武的槐树也抵不住秋风的扫荡，叶落纷纷，铺陈出一地的金黄。

此时，在风中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秦惠文王嬴驷^①，另一个是秦相国张仪^②。

① 嬴驷：前 354 年—前 311 年，史称秦惠文王，秦孝公之子，是秦国首位称王的君主。

② 张仪：？—前 310 年，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，魏国人，因辅佐惠文王，运用纵横之术，游说于列国之间，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为秦谋利而扬名天下，为秦国的强大和之后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

两人望着宫墙外的一棵老槐树发呆。

嬴驷的脸有点儿发白，这使得他脸上的棱角越发分明，阳光透过树叶，映射在他的脸上，斑驳的光线让这张年轻的脸布满了沧桑。他伸出手摸了摸颌下的胡须，淡淡地道：“你看这些落叶，满地皆是，遍目所及，尽是金黄，像不像现在的秦国？”

张仪愣了一下，他看了眼这位怀揣雄心大志的秦王，此时他的神色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严肃，整张脸竟冷得像冰。张仪暗暗地打了个寒颤，一时不敢置言，只是两片薄薄的嘴唇一撇，从鼻孔里发出“哼”的一声，算是应和。

“五国攻秦，公孙衍^①着实厉害！”嬴驷发出一声冷笑后又道：“这满地的落叶，便如五国的甲士，把我大秦围得水泄不通啊。”

秦国自秦孝公和商鞅变法之后，励精图治，奋发图强，他们对内奖励耕种，以法治国，对外和楚联姻，与齐、韩、赵等国联盟，内修外治，国力日强，到了秦惠文王，已摘掉了“弱秦”的耻辱帽子，一跃成为列国之中的“强秦”。

特别是惠文王任公孙衍为秦国大良造之后，公孙衍率军伐魏，斩首魏军八万，迫使魏国割地求和，一举夺回了秦厉共公时被魏占据的河西之地，洗刷了百年之辱。

河西是秦国走向中原的重要门户，此门一开，秦国便有可能入主中原。然也正因如此，引起了各国的警惕。正值列国对秦虎视眈眈之时，张仪入秦，因其与公孙衍政见不合，将公孙衍排挤出秦。

公孙衍退出秦国后，回到了他的母国魏国任大将军，遂联合韩、赵、燕、中山等四国相王，欲借五国之力，攻击秦国，使秦国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。

张仪迎着风缩了缩脖子，他似乎还有些不习惯这突来的寒流。嬴驷瞄了他一眼，这位大秦的相国由于早年游走列国，饱经风霜，虽道只是而立之年，看上去却比同龄人老了几岁，若非穿了锦衣华服，却是活脱脱一个农夫。此时缩着脖子，两手拢在袖里，那形象越发不堪。嬴驷“嘿”地笑了一声，“相国不说话，是怕了吗？”

张仪搓了搓手，讪笑道：“怕倒也未必。适才臣想了想，公孙衍的合纵之策并非牢不可破。”

^① 公孙衍：生卒年不详，魏国人，于秦惠文王五年在秦国任大良造，人称犀首，后居魏，主张合纵伐秦，是战国时期纵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嬴驷“哦”的一声，转头望着张仪道：“倒是说来听听。”

“联合诸弱国以抗强国，是为合纵，公孙衍四处奔走，联合了韩、赵、燕、中山四国，势头凶猛，表面上看来确实吓人。”张仪微微一晒，“实际上这五国之间，各怀鬼胎，即便是有了盟约，也不过是一盘散沙而已。”

嬴驷饶有兴趣地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相国已有妙计！”

张仪自信地点了点头，然后伸出四根手指头，说道：“四个字，联齐盟楚。而且只需王上再入一次洞房，此危机便可解矣！”

嬴驷闻言，越发有兴趣了，笑道：“往下说。”

张仪道：“此大乱之世，虽道是诸国并列，然唯以秦、楚、齐为最强，只要我们与楚、齐联盟，五国相王，何足惧也。”

“此计大妙！”嬴驷笑道：“秦楚早有联姻之先例，若能成此好事，可解当下之危。唔……都说楚女腰细，如风中之柳，妙是妙也，不知相国有几分把握？”

“王上只管养好身子，做新郎便是！”

翌日，张仪离秦，他这一走，走出了大秦帝国一个新的时代，引出了一位奇女子。

楚国都郢。

是日晌午，演武堂内宾客满堂，堂下的人有的跷着二郎腿，在太阳底下悠闲地喝着茶，有的则围在演武台周围，大声疾呼。

演武台上正有两人在比武，台中央的照壁之下放着一桌子的金银，敢情是比武的赌资。

战国时期，各国尚武，因此朝野上下，无不以习武为荣，民间似这种比武之事，更是随处可见，有的时候官家的一些公子哥儿也要到这种地方来一试身手，出些风头，以便将来去军中任要职。

是时，台上便有一位公子哥儿，据说还是令尹^①的一个什么亲戚，一身拳脚功夫十分了得，不到三五十招，就把对手打下了台。

台下买了那公子哥儿胜的人高声欢呼，兴奋得不得了。那公子哥儿听得底下阵阵欢呼，也是十分兴奋，趾高气扬地在台上走了几圈，向下面大喊：“还有谁敢上来！”

^① 令尹：战国时期楚国的最高官衔，相当于相国。



台下顿时鸦雀无声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上去。

正值此时，突然有人喝了一声，走上台去。

那人体形魁梧，一脸的虬髯，上得台时，两眼一瞪，喝了声：“来吧！”便冲将上去，抡拳便打。那公子哥儿见对方若铁塔一般，一时心虚，被打得迭连后退。

这个大汉名叫魏冉，也就是后来名震战国的穰侯，在秦国称雄四十余年。不过此时他还是个小混混儿，与同母异父的姐姐半氏相依为命。他天生神力，那手臂仿如铁制的一般，舞将起来，呼呼生风，不出十招，就把公子哥儿一脚踢下了台。

公子哥儿觉得受了奇耻大辱，起身后，一边大声咒骂，一边又上得台去。魏冉冷笑道：“还没被我揍够不成？”

“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却是不知！”魏冉道：“我只知来此地把人揍倒了便能挣银子！”台下人一阵哄笑。公子哥儿气怒已极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我叫昭雄，乃当今令尹大人昭阳的侄子。”

魏冉“呵”的一声，笑道：“好大的来头！你可是说你是令尹大人的亲戚，我便揍你不得？我且与你说，我到这里是来挣银子的，只认银子不认人，如今你被我揍倒了，那些银子便是我的了。”说话间，便走到桌前，要去拿银子。昭雄右腿一扬，“啪”的一声踢在桌子上，金银哗啦啦撒了一地。魏冉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究竟要如何？”

昭雄道：“想在这里挣银子可没那么容易。”话落间，抡拳又打。魏冉此时也被激怒了，“打坏了你，可怨不得人！”他的力气异于常人，昭雄根本不是他的敌手，但昭雄好面子，几次被打翻在地，依然强撑起来再战，最后让魏冉一记重拳，打得飞出台外，一命呜呼。

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在场人等都着了慌。魏冉虽说生性好武，可毕竟从未打死过人，见那昭雄吐着血沫子死了，也不由得慌了神，拾了台上的银子就想跑，却被众人堵在了里面，脱不了身。不出多久，令尹府的人赶到，魏冉被一群带刀的甲士带走了。

楚都郊外，云梦泽。

所谓云梦泽，实际上是楚地洞庭湖一带由水洼变成的沼泽地。由于这一带依山带水，适宜耕种，便居住了不少人。

是日，一群姑娘正在山上采茶，突听见山下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跑过来，边跑边大声叫道：“出人命啦，魏冉让人抓了……”

山上的采茶姑娘均是闻言色变，当中有一位姑娘，十八九岁的样子，听了这一声喊，花容失色，扔下茶篓子，飞一般地往山下跑。

少年跑到那姑娘近前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毕姐姐，坏了，坏了，魏哥让人抓走了！”

原来这少年每天跟在魏冉屁股后面厮混，魏冉在演武堂比武时，他就在台下观斗，魏冉被人带走后，他便跑来向毕氏报信。

毕氏听了演武堂之事，惊叫了一声，“这死小子活腻了不成，如何就把人给打死了？”说话间便风风火火地赶去令尹府。

少年问道：“你要去做什么？”

毕氏边走边道：“去要人！”

少年知道令尹是楚国最高的官儿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连楚怀王也要给他几分面子，魏冉落在他的手里，无疑是凶多吉少，倘若毕氏再赶去胡闹，不过多搭一条命进去而已。想到这一层，少年急得直跺脚，“魏哥杀人了，杀的是令尹的侄儿，你拿什么去要人？”

毕氏道：“若要不回我弟，我也不回了！”

令尹府外，毕氏刚到大门口，那边正好有一辆马车停下，从车里下来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人，他皮肤黝黑，一脸的风尘之色，倒有几分像是刚赶集回来的农夫。不过看其穿着打扮，以及所乘的马车，异于寻常百姓，该是个什么地方的官儿。

毕氏见他走上台阶去与看门人说话，心想要是叫他一耽搁，说不定我弟的命就没了。她忙冲了上去大喊道：“这位兄弟，见令尹大人须讲个先来后到，你停车之时，我已先到此处，劳烦你等一下，让我先见了。”

那中年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番，见其穿了身杏黄色衣衫，且是民间布坊所出的最普通的粗布料，显然是一个民女，便说：“我有军国大事在身，烦请姑娘先等一等吧。”毕氏一听，顿时就急了，说道：“国家的事就是大事，老百姓的生死便不是大事了吗？”

在战国时期，社会风气奔放自由，人与人之间虽有官民之分，却是没有森严的等级之别，这中年人被她一番抢白后，也不生气，只是笑道：“原来姑娘也有大事，那一同去见如何？”



芈氏虽寄居乡野，实是望族之后，生来七窍玲珑，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便生出一计，心想我要是硬闯进去，未必能见到令尹，与他一同去反倒便捷了。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见你也是个斯文人，便不与你争吵，请！”

中年人道了个谢，向看门人报了名讳，叫其前去通禀。芈氏待门童进去后，把那中年人拉过一边，笑道：“原来你叫张仪，是秦国来的使者！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咱们在此相识，可算是有缘？”

张仪游走列国，凭的就是智谋和一张利嘴，他一听这姑娘口风，就知她有事相求，眼下五国围秦，他身负邦交重任，自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微哂道：“姑娘可是有求于张仪？张仪千里迢迢而来，饱经风霜，国事在身，姑娘的事还是自行解决吧。”

“你这人好没善心。”芈氏瞪了双大大的眼睛道：“当真见死不救吗？”

张仪讶然：“何人要死了？”

“我！你要是不帮我，我便一头撞死在这里，临死之前，用血在这墙上写下大大的四个字，张仪害我！”见张仪一脸惊恐，芈氏收起了激昂之色，却是突然咯咯一笑，“不瞒你说，那令尹蛮横霸道，抓了我弟，一会儿你只需带我进去，但要他们还了我弟，我马上就走，绝不会连累于你。”

张仪一来不明究竟，以为不过是小事一桩，二来实在是逃不脱纠缠，心想当是做了件好事罢了，就答应了下来。及至门童回禀，带着芈氏进了令尹府。

楚令尹昭阳是个清瘦的老者，虽道形色消瘦，双目却炯炯有神，眼珠子转动间满是狡黠之光，见了张仪便要上去打招呼，芈氏怕他们一说开了便是没完没了的军国大事，抢身上去，挡在了两人之间，大声道：“两位且莫谈国事，把我的事先解决了再谈！”

昭阳不知此女是什么身份，看了张仪一眼，问道：“她是何人？”

芈氏哼的一声，“你可是有个叫昭雄的侄子？”

昭阳脸色一沉，说道：“正是！”

“你侄儿在比武时被我弟魏冉打败了，却依然胡搅蛮缠，不依不饶，结果我弟失手，不慎将其打死。虽说打死了人确实下手重了些，但事情须讲个因果，若不是你侄儿纠缠在先，自然也不会出了人命。”芈氏理直气壮地说了一通之后，把手指向张仪，继道：“他就是来为我主持公道的，你要打也好，要罚也罢，总之不能将我弟杀了抵命，不然的话，于理不公！”



张仪听完，脸色顿时就变了，他号称以一张利嘴称雄于天下，周旋于列国之间，今天倒好，话没说上一句，就摊上了人命官司。刚想要开口说话，就听见昭阳一声暴喝：“好你个泼妇啊，人都让你杀了，倒还像你占了理儿，我若是说个是非，讨个公论，却是于情不合了？”

昭阳越说越气，指着张仪说道：“还有你，你到楚国是来挑梁子的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张仪正要辩解，陡听半氏也是一声暴喝，“我告诉你啊老头，其一，是你侄儿蛮缠在先，我弟才将其一拳打死了；其二，比武约斗，伤也罢，亡也罢，在所难免，总之，让我弟抵命，有失公允。”

昭阳虽官至令尹，但并不是个能言善辩之人，气恼之下要把张仪和半氏两人都轰出去。

张仪忙道：“大人息怒啊，这事与张仪没什么干系，张仪是来联姻的！你要是不由分说，把我也轰了出去，可真就坏了大事了！”

昭阳虽在气头上，但仔细一想，张仪刚刚入楚，就算与半氏一道来，也未必便是帮凶，若是就此将他赶了出去，与楚国无益。心念电转，让家丁把张仪留下，架了半氏出去。

半氏闹了半天，徒劳无功，眼看着就要被拖出府去，救弟无望，急中生智，就着张仪的话头接着说道：“既然是来联姻的，把我拖出去，就不怕坏了大事吗？”

昭阳怒斥道：“楚秦联姻，与你何干？”

“如何与我无干？他要联姻的人正是我！”半氏指着张仪，信口便道：“来此之前，我们就已说好，我也答应了嫁去秦国，不然我如何会与他同道而来？”

张仪一听这话，脸色煞白，想他张仪纵横列国，无往不利，今天算是遇上克星了，她这信口一说，言之凿凿，他即便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二、张仪论时局，楚廷斗群臣

昭阳把一张老脸憋得通红，紧蹙着一对白眉，伸出干瘦的食指颤抖地指着张仪，抖了两下嘴，被气得硬是没说出话来。他觉得此事岂止是自己受了奇耻大辱，连楚国也一同受辱了。侄儿被杀，张仪上门问罪，是没把他令尹放在眼里；明知那疯丫头是凶手之姐姐，张仪却还暗中与之联姻，莫说他这个令尹不知此事，连楚王也一并儿蒙在鼓里，这是没把楚国放在眼里。故昭阳认定，张仪此行名为邦交，实为宣战。

昭阳跺脚低吼道：“秦国虽强，但楚国也非欺软怕硬之辈，你要宣战，何

须这般辱我！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”

张仪和半氏两人被一帮家丁轰出了令尹府，这样的事情在张仪的邦交史上实属首次。然叫人赶也好骂也罢，都是小事，他游走列国，阅尽人事，不会将这放在心上，眼下让他操心的是，五国围秦，倘若楚国也从中插一脚，六国大军挥师函谷关，秦国就真的危在旦夕了。

想到此处，张仪恨不得将那半氏生吞活剥了。可是沉下心来仔细一想，那昭阳并非心胸豁达之人，事到如今，就算再进去辩解，也可能会越描越黑，无济于事。思忖间，看了旁边的半氏两眼，心想此女野蛮泼辣，与大家闺秀截然不同，我王见惯了文弱温柔的女人，对那些名门闺秀未必会放在眼里，说不得此等野性十足的丫头反而会勾起其一时的涉猎之心，若果然如此的话，也算是歪打正着了。

张仪想到此处，暗地里把牙一咬，下了个决心，索性将错就错，把这疯丫头接去秦国，反正人并非这丫头所杀，昭阳还能不依不饶不成？眼下最关键的是去说通楚王，只要楚王那里不追究，此事便算是成功了。

思忖间，看了半氏一眼，若有所思。半氏情知闯了大祸，而且适才听昭阳的语气，似真有开战的意思，此时见张仪那眼神怪怪的，不由得缩了缩身子道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张仪沉着脸问道：“你真想去秦国？”

半氏一听这话，便知张仪不会拿她泄愤，心里的底气也就上来了，说道：“只要能救出我弟，何去何从，悉听尊便。”

“你须知道，适才你闯下了弥天大祸，倘若两国真的开战，便会有成千上万的将士战死沙场，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，那样的场面你可愿看到？”张仪的这番话，把半氏吓得花容失色，那双大眼睛里竟似有泪光在闪烁。张仪见状暗笑，又道：“要想止息两国之兵戈，救出你弟，须依我一件事，不然的话，莫说救不出你弟，便是你也会成为千古罪人！”

半氏忙不迭地点头，殷切地看着张仪往下说。

张仪望了眼令尹府，说道：“等会儿你就跪在令尹府外，负荆请罪，若非令尹大人放了你弟，不然你就别起来。”

半氏愕然道：“若是他不放了我弟，难不成我要永远跪在他家门前？”

张仪道：“我这便去见楚王，只要说通了楚王，可教你弟无忧也。”

“可有把握？”半氏紧张地问道。

张仪不置可否，说道：“你只管去跪在令尹府外，把昭阳阻在府内，不叫